

法国侦探小说女王福莱德·瓦尔加倾情奉献
新生代悬疑小说作家蔡骏鼎力推荐

三叉戟 之 谜

法国狂销 **30** 万册
惊悚指数突破 **极限**

[法] 福莱德·瓦尔加

海神内普图纳愤怒地举起了他的三叉戟，
越来越多的无辜者死于非命。
三叉戟的下一个目标又将是谁？
答案竟然就在那副古老的中国麻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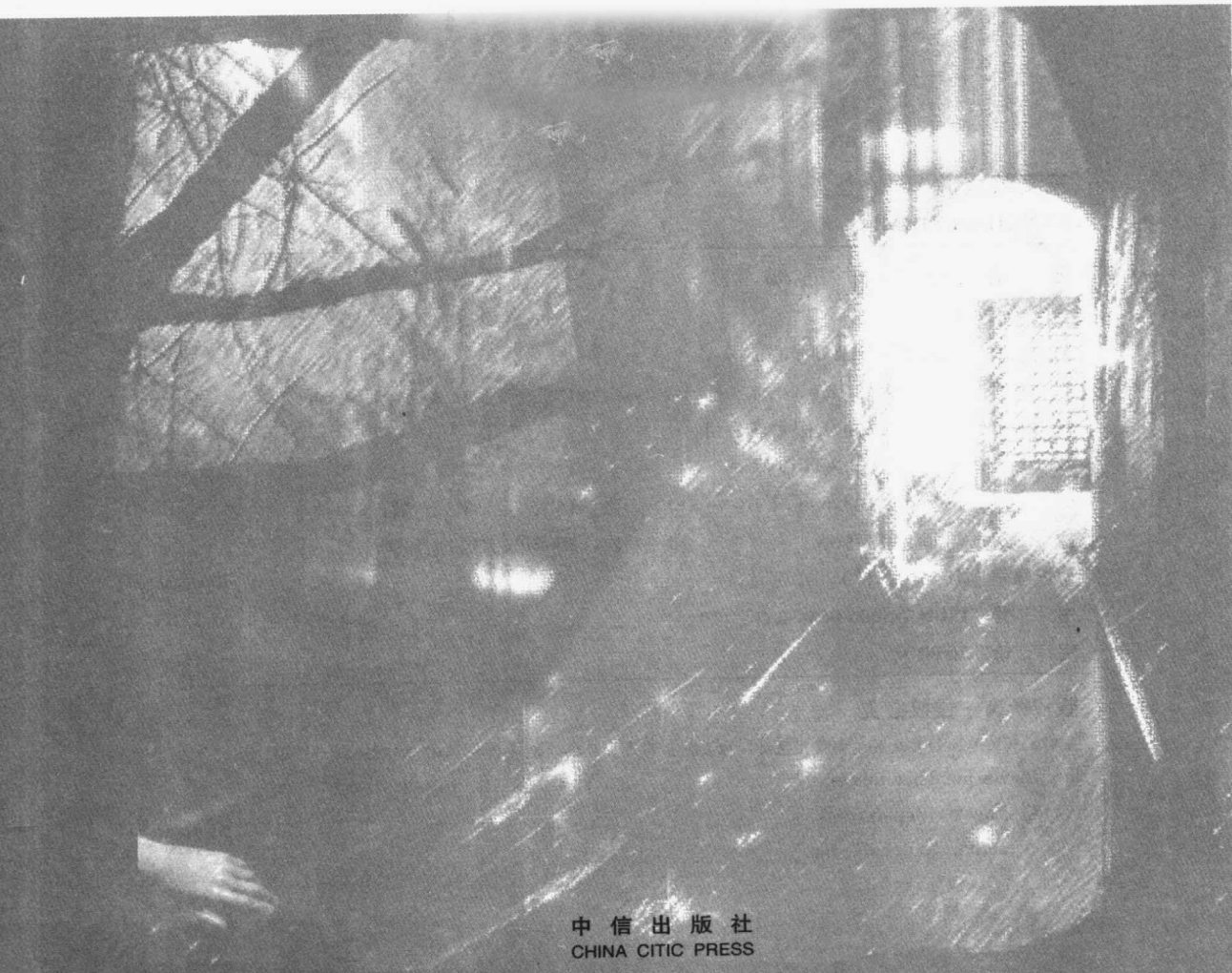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三叉戟

之谜

[法] 福莱德·瓦尔加
闫倩/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叉戟之谜/[法] 瓦尔加著; 闫倩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6

书名原文: SOUS LES VENTS DE NEPTUNE

ISBN 7-5086-0644-2

I. 三… II. ①瓦… ②闫… III. 侦探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43215号

SOUS LES VENTS DE NEPTUNE by Fred Vargas

Copyright © Éditions Viviane Hamy, 1996

Conception graphique, Pierre Dusser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the former CIT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三叉戟之谜

SANCHAJI ZHIMI

著 者: [法] 福莱德·瓦尔加

译 者: 闫 倩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1170

书 号: ISBN 7-5086-0644-2/G · 17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送给我的同胞妹妹：乔·瓦尔加

序



三叉戟噩梦

蔡骏

《三叉戟之谜》——这个书名乍一看很像奇幻小说，却是法国著名女作家福莱德·瓦尔加的惊悚小说。其实，内普图纳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总是手持一把三叉戟惩罚邪恶，而在《三叉戟之谜》的故事里，三叉戟则成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工具。

法国东部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遇害女子身上有三处刺伤，离奇的是这三个创口竟能排列成一条直线。这起凶案触动了警长亚当斯伯格，原来在他的少年时代，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个神秘的老法官叫弗尔让斯。某天村子里一个女孩被刺死了，肚子上有三个排成直线的伤口，而亚当斯伯格的弟弟则成为了替罪羊。亚当斯伯格认为真凶就是弗尔让斯，他用三叉戟刺死了女孩，而且近几十年来发生过的数起类似凶案，都有可能是老法官所为。然而，弗尔让斯却在十六年前死去了。如今发生的命案，竟与当年的案件酷似，难道老法官的幽灵从坟墓中爬了出来？

为抓住这个“不存在的凶手”，亚当斯伯格展开了艰苦的调查，其间还去了加拿大的魁北克，却意外地爱上了一个女孩。然而，就在与女孩分别的当晚，她被刺死在了野地里，肚子上正好有三个刺孔，与法国一系列三叉戟凶杀案相同。



亚当斯伯格成为了头号杀人嫌疑犯，被迫在加拿大接受调查——即便老法官弗尔让斯没有死，至今也已99岁了，难道一个百岁老人，会跟踪着一个法国警长，跨越大西洋来杀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吗？虽然是个荒谬的设想，却越来越令人恐惧，亚当斯伯格能否为自己洗清冤屈？恶魔弗尔让斯究竟是幽灵还是其他人？所有这一切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

女作家往往注重细节描写，福莱德·瓦尔加也是事无巨细地编织着各种线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要注意每个环节，或许你也有可能发现其中的端倪，这也正是法国式侦探小说的一大特点。而亚当斯伯格最后破解谜团的关键，竟然是依靠中国麻将的规则，看着“东风”、“西风”等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不禁令我莞尔一笑。看来这种古老的中国游戏，也影响到了法国人，以至于成为了凶杀案的重要线索。

《三叉戟之谜》里的亚当斯伯格常常独自行动，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少年时的记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也构成了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美国小说中常见的“孤胆英雄”不同，亚当斯伯格周围有一群可爱的警察，若没有他们齐心协力的帮助，主人公早已在大洋彼岸身陷囹圄了。作者在精心刻画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组法国警察的群像（甚至还包括加拿大皇家宪兵队），尤其是身材硕大的女警雷坦古尔的形象，实在令人忍俊不禁，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

在世界文学史上，法国文学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法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使法国成为了当今世界抵抗英语文化霸权的桥头堡。但在侦探小说领域，中国读者熟悉的大多是英语国家与日本的作家，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等等，说到法国侦探小说似乎还很陌生。然而，大名鼎鼎的《侠盗亚森·罗平》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作者便是与柯南道尔齐名的法国人莫里斯·勒布朗，也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大家，尤其是《亚森·罗平大战福尔摩斯》，更是集中体现了法国人唯我独尊的骄傲。近年来法国侦探小说又有复兴的趋势，比如由让·雷诺主演的电影《暗流》便是改编自同名小说，今年在中国公映的法国惊悚侦探片《决战帝国》更是令国人拍案叫绝。福莱德·瓦尔加的侦探小说《三叉戟之谜》也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值得我们为之而关注。

第一章

让-巴蒂斯特·亚当斯伯格背靠在地窖黑乎乎的墙上，看着巨大的锅炉，头一天晚上，它停止了工作。这天是10月4日，星期六，外面刮着冷飕飕的北风，气温骤然降至1℃左右。警长先生观测着散热器护栅和管道线路，希望自己渴望的目光能让机器重新运作起来，或者是让本该过来却迟迟不见踪影的维修专家出现。

对于寒冷，他并不是不敏感，也没有觉得现在的情况有什么不好。相反，风从遥远的极地浮冰不偏不倚径直吹到巴黎十三区的街道的时候，他有种感觉，认为自己能够一步踏到那些遥远的冰块上，在上面行走，在冰上凿几个洞捕捉海豹。他在黑色的外套里面又加了一件马甲，只要他一个人在那里，他会不慌不忙地等待理工师的到来，一边时刻警惕着海豹的脑袋露出水面。

但是，如今地下巨大的锅炉以它自己的方式完完全全参与到破案小组的工作中去了，这引擎曾经通过34个散热器温暖了楼里的28名警察，而现在，他们的身体却被冻得麻木了，缩在滑雪衫里面，围在咖啡机旁边，戴着手套，双手捂住白色的杯子。不在场的警察肯定是去附近的酒吧了。案子就呆呆地搁在那里，这是桩重大的血案。只是，这样的局面都是由锅炉造成的。它一副尊贵而残暴的样子，在等待一个艺人到它面前顶礼膜拜。因此，亚当斯伯格出于好意，向它行了个简单的礼。

室温本该保持在10℃左右的，警察们抱怨寒冷的牢骚就预示着在魁北克的DNA实习是个失败。这里的秋天真是冷，就在昨天，乌托瓦的气温降至-4℃。不少地方都下了雪。两个星期以来一直追踪一些犯罪的遗迹：唾液、血、汗、眼泪、小便、大便等等，人类的一切排泄物都成了犯罪证据，在电子线路中被捕捉、选取并研究。从八点钟开始，亚当斯伯格就开始走神了，他想到了加拿大广袤的森林，还有森林中分布的大小湖泊。他的助手当格拉尔不时地以发牢骚的方式提醒他要看着屏幕，不要想什么湖泊。当格拉尔已经如此这般发了一年牢骚了，亚当斯伯格知道其中的原因，并耐心地等待有一天牢骚声会自己消失。

当格拉尔才不会成天想着那些湖泊，他每天都在祈祷着队里能发生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个月以来，他一直想着，自己将会在下次穿越大西洋的飞机爆炸中



死去。然而，在等待迟迟不来的维修专家的过程中，他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因为锅炉突然发生故障，他希望加拿大的寒冷能逐渐消除孤独令他产生的荒唐的幻觉。

亚当斯伯格把手放在机器的散热器护栅上，笑了。是当格拉尔弄坏了锅炉，猜测出这样会松懈大家的斗志，又让维修工人迟迟不来？是的，这样的事当格拉尔做得出来，他的智慧让人捉摸不透，然而，只要它们停留在理性和逻辑上，也就是正好将理性和直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事情。几年以来，亚当斯伯格和他的助手一直意见不和。

警长先生上了螺旋式的楼梯，站在一楼大厅里，看到那里的人用围巾和套头衫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甚至不能呼吸。这间大厅叫做主教会议厅，亚当斯伯格猜测可能是因为在这里举行过一些大型集会和秘密会谈的缘故。隔壁的一间较小的厅叫做教士会议厅，同理可推，一些限制性的会议在那里举行。但是这两个厅的名字出自何处，亚当斯伯格不知道，可能是出自当格拉尔吧，有时候他的知识好像无穷无尽。船长先生时常会抖出一些知识，就有点像马在打个哆嗦，抖下一些东西。只要有一点点刺激物，比如一个生疏的字，或是一个定义没有下准确，学问就会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

亚当斯伯格做了个失望的手势，让抬头看着他的人明白，锅炉没有任何修复的迹象。他走到当格拉尔的办公室，见他神情沮丧地写完了紧急报告。在倒霉的时候，就算不能做到，当格拉尔也应该去和他的猎犬在一起，在当格拉尔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上司允许自己在下午六点之前喝上一瓶白酒。亚当斯伯格在桌子的一角坐了下来。

“当格拉尔，埃尔农库尔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结束了，老男爵已经招了供，案子了结了，清清楚楚的。”

“太清楚了，”亚当斯伯格说着，一把推开了报告，伸手拿到了放在桌上的一摞报纸。报上是一家肉店的晚饭场景，其中有个老人在犹豫着，欲言又止。突然，他一下子明白了。他接着说，“不，当格拉尔，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

亚当斯伯格大声地翻到了报上的其中一页。

“这意味着什么？”当格拉尔问。

“我们要从头开始。是男爵把我们带到了这一步。他和某个人有染，很可能是他的女儿。”

“那么，他的女儿会愿意让自己的父亲去死吗？”

亚当斯伯格又把报纸翻了一页。当格拉尔不喜欢警长先生看自己的报纸。还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把报纸弄得皱巴巴的散了架，根本不可能再恢复成原来折叠的样子。

“这很明显，”亚当斯伯格回答说，“根据审判贵族的惯例，尤其是对待一名可怜的老人，要从轻判决。我再重复一遍，转变十分明显，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明显。因此，肯定有弄虚作假的地方，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当格拉尔感到很累，有种强烈的愿望想继续写报告，不管时间了。他又从亚当斯伯格手里夺过弄乱了的报纸。不管是真是假，就因为警长先生所谓的直觉，再去核实男爵该死的证词是不太容易了。在当格拉尔看来，直觉就类似于一种初等的软体动物，没头没脚，半透明的身体浮动在水面上，这惹怒了船长当格拉尔，甚至令他感到恶心。这些无足的直觉到后来被证实经常是正确的，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先见之明，竟然能与最理智的逻辑思维相抗衡。这种直觉接二连三地取得了成功，把巴黎十三区的刑警队里最爱做梦的亚当斯伯格，带到了这里，带到了这张桌子前面，带上了警长这个很不相称的职位。但是亚当斯伯格自己不承认什么预感。

“您为什么不能早点这么说呢？”当格拉尔问，“比如在我没打完这份报告之前？”

“我只是在昨天晚上才想到，”亚当斯伯格说着，用力地合上了报纸，“昨天在想到勒博朗特的时候。”

当格拉尔赶紧重新叠好报纸，一阵突如其来的不安，让他用力抓住报纸，就好像一只猫向人跳去，就靠爪子抓住脊背一样。他感到很震惊，很压抑，尽管办公室里很冷，汗水还是禁不住顺着颈椎流了下来。他安慰着自己：一定会过去的，或许都已经过去了。

“既然如此，”当格拉尔一边说着，一边收拾着报告，“我们需要继续待在这里负责此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走后，莫尔登会接着处理，他会干得很出色的。我们现在在魁北克具体什么位置？”

“省长明天下午两点等我们的回复。”当格拉尔回答，他的脸上满是不安。

“太好了！明天上午十点半在教士会议厅召开一个实习组的八人碰头会。”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当格拉尔，您不一定能参加我们的会议。”

“啊？省长亲自列了一张与会人员名单，我的名字就在第一个。”

在这个时候，当格拉尔可能不是警队成员里气质最杰出的一个。恐惧和寒冷已经让他失去了惯有的风度。用当格拉尔自己的话来形容，“丑陋”、“先天不足”，全靠优雅的气质来弥补没有线条的身材和下垂的肩膀，不仅如此，优雅的气质还在他高大柔软的身体上赋予了一些英国式的魅力。但是现在，他的脸小了好几圈，上半身紧紧地塞进外套里，头上戴着一顶海蓝色的帽子，过去努力造就的风格被完全破坏掉。尤其是那顶帽子，本来是他的一个孩子的，后来被盖在了一个切开的西瓜上，帽子上红色的汁水痕迹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锅炉坏了，人很容易就会得流感。”亚当斯伯格说。

当格拉尔冲着戴手套的双手哈哈气，说：“我应该在两个月之内晋升为指挥官，”他小声嘀咕着，“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还有五个孩子要养活。”

“看看这张魁北克地图，给我指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已经告诉您了，”当格拉尔说着，打开了一张地图，“在这里！”他指着一个距离乌托瓦两公里的地方，说。“在一个叫做赫尔-加蒂诺的屁眼儿大小的地方，那里加皇宪在国家银行的其中一个区域留下了一些数据。”

“加皇宪？”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是加拿大皇家宪兵队的简称，警察穿着高统靴子和红色警服，就像很久以前易洛瓦人在圣-洛瓦河岸边编撰法律一样。”

“那么红色警服呢？他们总是穿着红色警服吗？”

“只是为了吸引游客。如果您着急走的话，或许还是要知道在哪里落脚比较好。”

亚当斯伯格大笑起来，当格拉尔低下了头。他不喜欢在自己决定发牢骚的时候亚当斯伯格在一旁大笑。在聊天的场所，比如说在满是零食和饮料的休息室里，亚当斯伯格的笑容能够让人放弃反抗，也能让北极的冰川融化。而当格拉尔，就像一个小姑娘，一直非要和他对着干。

“我还知道，加皇宪就在乌托瓦江边，”亚当斯伯格说，“那里还有一些野鸟飞来飞去。”

当格拉尔喝了一小口白酒，笑得很勉强，说道：“是黑雁，”他又精确地解释了一下，“而且，乌托瓦不是江，而是一条河。虽然它有塞纳河的十二倍大，可仍然只是一条河。有谁会去跳圣-洛瓦河呢？”

“没错，您要坚持的话，的确是一条河。您知道的太多了，退路都没有了，当格拉尔。您陷入了很复杂的局面，难以自拔了。告诉我，锅炉停止运转不是您搞的破坏，迟迟不来的维修工也不是您在半路上杀死的，向我保证！”

当格拉尔抬起他愤怒的脸，问：“为什么？”

“为了冻结能源，为了打消冒险的愿望。”

“为了搞破坏？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

“轻微的小破坏。锅炉发生故障总比经历一次爆炸要好。这就是您真正的动机吧，船长先生？”

当格拉尔拿拳头用力地在桌上敲，有几滴酒溅到了报告上。亚当斯伯格惊跳了起来。当格拉尔可以发牢骚、可以抱怨、可以暗自赌气、可以有节制地发泄他的不满情绪，但是，他应该意识到，自己是一名警察、是个有教养的人、拥有包容和谨慎的美德。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伯格决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我的‘真正动机’？”当格拉尔干巴巴地说，他的拳头一直握紧了搁在桌子上，他说，“您凭什么说我的‘真正动机’？又不是我领导整个刑警队，也不是我把整个队伍扔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游戏。妈的！”

亚当斯伯格摇了摇头。几年以来，这是当格拉尔第一次当着他的面骂人。当然，并没有影响到他，因为他有超常的好脾气，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他冷淡或是漫不经心。

“我提醒您，当格拉尔，现在要讨论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合作，也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系统之一。加拿大人在这个方面的思想很先进。拒绝了才是真正的傻

瓜呢。”

“废话！不要说是您的职业道德把我们大家领到这冰天雪地里！”

“说的正是！”

当格拉尔一口喝完了杯子里的葡萄酒，抬起下巴，眼睛盯住亚当斯伯格的脸。

“还有其他的吗，当格拉尔？”亚当斯伯格温柔地问。

“您的动机，”当格拉尔嘟囔着，“您的真实目的。您为什么只是说说，却不告我搞破坏呢？来说说您自己都搞了什么破坏呢？”

亚当斯伯格听到这话，想：“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当格拉尔突然站了起来，拉开抽屉，拿出一瓶白酒，给自己满上了一杯。然后，他在房间里一圈一圈地走。亚当斯伯格抱起膀子，等待着暴风雨的爆发。火上浇油是没有必要的。愤怒终于在一年之后爆发了。

“您想说的话就说吧，当格拉尔。”

“是因为卡米耶。您知道的，卡米耶在蒙特利尔。就凭这个，您让我们来到这该死的冰窖里。”

“我们就在这里。”

“一点都没错。”

“这事与您无关，船长先生。”

“与我无关？”当格拉尔大叫起来，“卡米耶已经失踪一年了，不知道您搞的什么鬼，反正她从您的生活中消失了。那么，是谁想要见她？是谁？您，还是我？”

“是我。”

“是谁跟踪她？找到她？接着又确定了她所在的位置？又是谁告诉您在里斯本的地址？是您，还是我？”

亚当斯伯格站起身来去关上办公室的门。一直以来，当格拉尔都很尊敬卡米耶，就像对待一件艺术珍品那样帮助她、保护她。尽管他所做的只有这些，可是这种强烈的保护欲望和亚当斯伯格乱作一团的生活很不协调。

“是您。”亚当斯伯格十分平静地回答。

“没错。所以，这事与我也有关。”

“轻点儿，当格拉尔。我听着呢，没必要大喊大叫。”

这次，亚当斯伯格特有的嗓音终于起了效果。警长先生的嗓音变化迷惑了对手，要么缓解紧张的局势，要么产生一种或从容、或快乐、或完全的麻醉效果。学化学出身的副官瓦塞内，就多次提起这个谜，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亚当斯伯格的嗓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令人宽慰的东西。是百里香，是冰霜，还是蜡？或者是几种物品的混合？当格拉尔只得甘拜下风。

他又继续说：“那么，又是谁跑到里斯本去看望她？起码用了三天时间断断续续地讲完整个故事？”

“是我。”

“是您。不多不少，就是空虚。”





“这不关您的事。”

亚当斯伯格站了起来，十指分开，让纸杯落进下面的垃圾筒，正好落在里面。一不做二不休，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

当格拉尔咬紧了嘴唇，他知道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了，扯到不该说的话题。但是，几个月来他听到的责备够多的，又被魁北克这边的事情弄得一团糟，这使他焦头烂额。他用戴着厚厚的羊毛手套的两手，抚摸着自已的脸颊，犹豫着，想着自己过去的几个月里经历的沉闷、说过的谎话，或许还有潜在的危险。这样做很好，又或许不好。透过手指的缝隙，他看到了铺在桌子上的魁北克地图。为什么要赴汤蹈火呢？八天以后，他可能会死去，亚当斯伯格也可能会死去。他拿起酒瓶，直接喝了一大口，然后摘下听筒拨了维修工人的电话号码。

第二章

亚当斯伯格在咖啡机旁边碰到了维奥莱特·雷坦古尔。他后退了一步，等着他最结实的副官从机器上取走奶瓶（因为，警长先生把刑警队办公室的饮料机比作一头奶牛，就像是一位母亲静静地哺育着他们，亚当斯伯格对它的喜爱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雷坦古尔看到他就悄悄走开了。亚当斯伯格把杯子放到咖啡机的出水口，心想今天肯定不太顺利。

日子久了，亚当斯伯格发现雷坦古尔副官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位女士35岁，身高1米79，体重110公斤，既聪明又强壮，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量，亚当斯伯格对她很是钦佩。在一年时间里，在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中，雷坦古尔表现出惊人的冲击力，她的智慧、战略战术、管理能力、准确的判断力在整个警署大楼里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雷坦古尔不喜欢亚当斯伯格，总是躲着亚当斯伯格，当然并不是敌意，仅仅躲开而已。

亚当斯伯格的杯子里装满了咖啡，他拍拍机器表示感谢，又回到了办公室，想到当格拉尔刚才发火，自己的思路全部打乱了。他不想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让船长先生息怒，他想最好还是不要把卡米耶在蒙特利尔的事告诉当格拉尔，否则他知道了会稍稍影响自己在魁北克的出行计划。希望他不要回忆起那些画面，就让它们埋藏在眼睛后面，陷在额骨的棱角里，溶解在孩子的嘴角上，消失在那个北方女孩的雪白的皮肤里，就这样渐渐地被遗忘。希望他不要借着美景去结识别的女人，悄无声息地开展另一段爱情。很自然，有个年轻的偷心的小伙子缠着卡米耶。他经常看到散步之后，卡米耶会用双手堵住耳朵，就好像她的毛脚情人在黑板上划指甲，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与她优美的乐谱很不协调。卡米耶是个音乐高手。

他半躺在扶手椅上，吹着手中咖啡冒出的热气，眼睛看着对面宣传栏上钉着的各式各样的报告、紧急通知，在中间，有一份魁北克之行的计划表。三张纸被钉在一起，上面是罪犯遗留物的照片：汗液、尿液，以及电脑、枫叶、森林、湖泊和驯鹿。明天，他要签一份执行任务的命令，八天以后出发。他笑了一下，喝下一口咖啡，神色安详，心情也还不错。

突然，他感到一阵冷汗顺着后脖颈流了下来，这种不适紧紧裹住了他，像只会抓人的猫跳到了他的肩膀上。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这是



一个小时之内第二次出现不适了，一种无名的疼痛，就像一个陌生人突然来访一般。他强迫自己站起来走了几步，发现除了惊吓和流汗以外，他的身体还算正常。他把双手放在脸上，抚摸着自已的皮肤，按摩了一下颈背。一阵痉挛过后，他的身体又活动自如了，而这突如其来的疼痛留给他的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忧郁，就好像潮水退去之后残留的暗淡的沉淀物。

他喝完了咖啡，手托着下巴。有那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一下子摆在面前，但是，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在几秒钟之内，他第一次感到晕头转向，就好像有个人偷偷摸摸地进入了他的生命之船，开始掌舵。他对此十分确定：肯定有个偷偷摸摸的人躲在里面。理智的人肯定会说他的这个想法很荒唐，说他得了流感头脑发晕。但是，亚当斯伯格完全不这么想，有个危险的陌生人突然闯入，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他打开壁橱，拿出一副旧的网球拍。这次，随便走走或是睡一觉是不行的。他需要跑向塞纳河，沿着河岸跑上几个小时。在奔跑中，摆脱追捕他的人，把他扔进河水里，或者扔到别人那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第三章

跑完之后，浑身大汗、筋疲力尽的亚当斯伯格冲了个澡，决定去黑水酒店吃饭。

这个饭店灯光昏暗，里面吵吵嚷嚷，空气中有股酸味，很适合他闲逛。就餐的大多是爱尔兰人，讲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这里提供了绝好的具有人性化的环境，既能聊个够，也能保持绝对的清静。他习惯性地找到了那张沾着啤酒的黏糊糊的桌子，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臭臭的怪味。他向女招待艾妮德点了猪肉片和土豆。艾妮德端来食物，并拿来一把旧式的锡制长叉子，使用久了的木柄生出特有的光泽，铁杆上有三个不规则的锯齿，亚当斯伯格非常喜欢。在他看着那把叉子放在肉上的时候，偷偷摸摸的人突然出现了，一副犯罪分子凶巴巴的模样。这次，他好像在对方出现之前不到一秒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两手握拳，搁在桌子上，身体笔直，想着别的东西，比如红色的枫叶，试图和对方拼一下。但是，那个坏人从他旁边走过去了，就像龙卷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狂扫过农田一样，然后又去寻找别的猎物。

在他伸开手的时候，他碰到了桌布，却不想去碰桌上的食物了。龙卷风横扫之后留给他的忧郁，使得他完全没了胃口。他向艾妮德道了歉，走到街上，漫无目的地随意走着。突然，他想起了自己的叔叔，生了病，就在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山洞里静静地缩成一团，等着该发生的事情。后来，叔叔身体伸展开来，捡回来一条性命，他的高热退去了，被岩石吞走了。亚当斯伯格笑了，在这么大一个城市里，竟然找不到一个供他像熊一样缩在里面的洞穴，找不到一个可以吸收他的高烧、生吞下那个人的坑洼。或许现在那个人正偷偷摸摸地从邻桌一个爱尔兰人的肩膀走过。

他的朋友弗雷是一名心理学家，或许能够发现那个人偷偷闯进来的原因。为了识破这个困惑，要用一些极端的手段，因此就会有因犯忍不住，突然摇动手上和脚上的铁链。“金属撞击的声音会让他流汗，大声吼叫的声音会让他弯下腰”，弗雷肯定会这么说。他肯定会问，当第一只猫用爪子挠后背的时候亚当斯伯格会说些什么，或许正在说到卡米耶吧？要么是魁北克？

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一下，在记忆里搜寻，想想当第一滴汗水顺着脖子流下来



的时候他应当对当格拉尔说点什么。是的，说勒博朗特吧。在开始关于卡米耶和关于加拿大的闲谈之前，正是说这话的好时候。尤其是，他还要向弗雷解释一下，如果有只该死的猫从他肩膀落下，他是不会有任何顾虑的。真希望能发生一些新奇的从未见过的事情，真希望所有的碰撞能发生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地点，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善良的艾妮德和他的副手当格拉尔有什么联系？黑水酒店的桌子和办公室里的宣传栏又有什么联系呢？没有任何联系。就算像弗雷那样能言善辩的人也只能在这些问题上哑口无言了。他抚摸着自已的头发、胳膊和大腿，接着是整个身。然后，他重新上路，找回平日的力气，静静地散步，观察着远处的行人，思想就像顺水而下的木头一样起浮不定。

当他走在离家几步之遥的圣-保罗大道上的时候，第四阵狂风向他吹来。他赶紧缩起了身子，靠着路灯，在狂风中一动不动，闭起眼睛等风过去。过了大约不到一分钟，他才慢慢地抬起头，耸了耸肩膀，在口袋里活动了一下手指。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忧伤，泪水不禁流了下来。

从他每天进入当地刑警队大门的时候，平淡的一天就又开始了，明天他需要把这一套老规矩修改一下，换一套新的。他这个人，早晨的时候还算正常，到了晚上就混乱起来：火山挡住了他前进的脚步，火山口张开着，好像正在说一个无法破解的谜语。

他离开路灯，开始查看周围的情况，就像受害人在查看案发现场一样，寻找蛛丝马迹，帮助他回忆起向他的背部下手的凶手的名字。他走开了一米，正好站在刚才事故发生的地方。他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右边商店的灰沉沉的橱窗和左边的广告牌。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是这个广告牌子在它外面一圈玻璃框的映衬下显得很亮，夜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牌子就是狂风到来之前他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他仔细看了看，是一幅古典派绘画的复制品，下面有一条信息：短期十九世纪夸张派绘画展出。地点：大宫殿。时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

画上画的是一个白皮肤黑胡子的肌肉结实的小伙子，舒舒服服地坐在海中用巨大的贝壳制作的宝座上，被一群身穿泳装的小姐包围着。亚当斯伯格盯着画布看了一会儿，不明白虽然它就像自己和当格拉尔的对话、像办公室里的扶手椅、或者像黑水酒店烟雾缭绕的大厅一样平常，但是怎么就能协助了刚才的狂风进攻呢？就像埃尔农库尔案子一样，这事儿毫无头绪。他无能为力地叹了口气，咬紧了嘴唇，想在黑夜里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他抬起胳膊，上了车，把阿德里安·当格拉尔家的地址给了司机。

第四章

他整整敲了三遍门，当格拉尔才睡眼惺忪地过来开了门。船长看着亚当斯伯格，他的脸部线条似乎明显了许多：鼻子更加高挺，高颧骨也更加突出。警长先生不像往日那样，在紧张的时候脾气会变得温和。当格拉尔知道自己做得过了火。从那以后，他就反复思考，亚当斯伯格可能会进行报复，或者是警告，要么是处罚，甚至更糟糕？他知道自己无法控制骨子里的悲观情绪，所以在吃晚饭的时候内心的恐惧不断地上升，但是他尽量不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来。对付孩子们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们讲一个雷坦古尔副官的小故事，孩子们肯定会喜欢，这个女强人的名字“维奥莱特”和娇嫩的野花“紫罗兰”是同一个字。今天，维奥莱特和经历了一段痛苦生活的伊莲娜·弗鲁瓦希低声谈话的时候，维奥莱特为了强调自己的一句话，拍打着复印机上的托盘，使得这台机器立刻就能使用了，而此前机器的送纸板已经五天不动了。

当格拉尔的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问，如果雷坦古尔当时没有拍打复印机，而是拍了拍伊莲娜·弗鲁瓦希的头，会发生什么。这样做就能够让伤心的同事重新精神焕发吗？维奥莱特只要按一下，就能够让一些人、一些事发生改变吗？于是每个孩子都按了按那台坏了的电视，想测试一下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当格拉尔让每个人只试一次，但是屏幕上依旧没有图像，最小的孩子还因此弄伤了手指。等孩子们睡下，不安又在当格拉尔的心头萦绕。

面对着上司，当格拉尔情不自禁地挠着上身，好像是在自我保护。

“快点，当格拉尔，”亚当斯伯格气喘吁吁地说，“我需要您，出租车在楼下等着。”

船长一下子清醒过来，赶快穿上外套和长裤。亚当斯伯格没有提到一点点他上次的无理，警长先生已经忘记了，是出于他博大的胸怀，或者是他惯常的不在意吧！警长先生之所以在半夜来访，是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在哪儿？”他追上亚当斯伯格，问。

“圣-保罗。”

两个人一起下了楼梯，当格拉尔还一边系着领带和长围巾。

“有人被害了？”

“快点，老兄，这事太紧急了。”